

# 粵海舊聞錄 (十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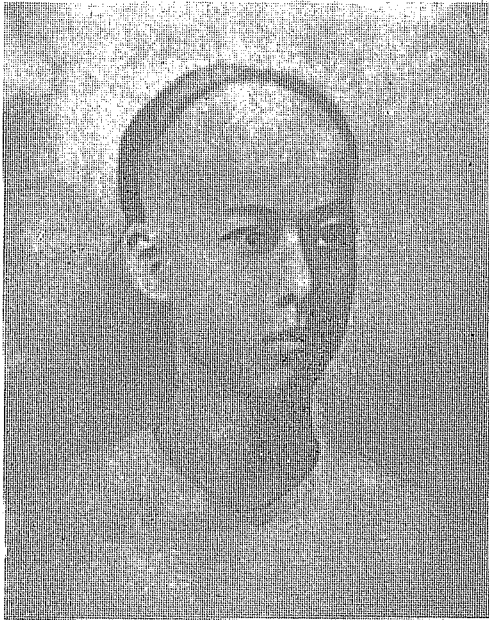
祝秀俠

## 史堅如謀炸德壽

清末廣州革命黨人因暗殺而成仁殉難者，以番禺史堅如烈士為最早，亦以堅如年齡為最少。就義之日年僅二十二。堅如名文緯，字經如，後改堅如，書香世家。聰穎好學，雖貌清俊而體弱惟自小即好讀兵書，尚武藝。甲午戰役，舉國悲憤，堅如痛心國難感於民族沉淪，遂萃志革命，初肄業於廣州格致書院，留心數理學科，於化學

尤有心得，一面鼓吹革命，結交江湖豪俠之士，一面說服其兄古愚妹憬然變賣部份家產由陳少白介紹參加興中會，隨東渡赴日，晉謁國父，奉命回廣州主持革命聯絡工作。

時鄭士良正在惠州舉義，堅如則在穗擬謀炸鼓之應。在廣州設置之革命秘密機關，除靖遠街書店，耀華坊及清水濠等數處外，最重要之總機關，則為老城新豐街和源米舖。該米舖正靠近總督德壽衙門，如逾牆而過，即為德壽總督之辦公室。革命黨人設此機關，正為利用地營擬挖通一地道暗渠，埋滿炸藥，以達到炸毀總督衙門及總督德壽之目的。此一工作，堅如委蘇焯南及張忠專任其事，堅如常化裝到米舖視察工事之進行如何。并已託鄧蔭南及黎禮在香港密購德國炸藥二百磅，一俟地道挖通，裝置炸藥，直通督署，不料工作即將完成之際，一日忽有總督衙門探員名梁芝者到和源米舖買米，偶闖入後座，被發現地渠形跡，暗下起疑，乃密報該部探長，轉報總督德壽請示。德壽據報，立即派出大部親軍，圍困和源米舖，加以搜查，發現暗渠通至督署及藏有炸藥。當時張忠抗捕，即為清軍亂槍打死，蘇焯南因事外



在廣州謀炸德壽的革命先烈史堅如

出，未及遇難，史堅如雖得逃出現場，倉皇向太平門方面直奔，至天子碼頭，為追兵所逮，在身上搜出德文炸藥配製單一紙，知為革命黨人，嚴刑拷打逼供，堅如慷慨自承從容就義，一時靖遠街清水濠等處機關，亦多為清兵搜查破獲，而惠州方面的軍事，亦全盤失敗，各同志化整為零，分散流離，轉移至港澳兩地矣。

## 龍濟光晚景不堪

民國二年至五年，為龍濟光督粵之鼎盛時期。袁世凱稱帝，龍受封為郡王，迨護國軍興，袁死而龍之武力亦為李烈鈞陸榮廷所擊敗，此一民初雄視虎踞華南之風雲人物，即消聲匿跡，流徙京津。不知所終。

龍本為雲南土司，清末派至廣西任知府一類官職，後以平亂之功屢升升至廣東提督。有兄龍觀光，亦在廣西南寧練新軍，故二次革命時，龍氏得以資緣時會，據粵取代胡展堂為粵督。

龍挾鉅資在京津作寓公後，粵人莫知其結果如何。民七年間，有旅京粵商某回粵談及，龍濟光流寓天津時，資財已為人騙去大半。侍妾各人亦攜款離散，龍晚景淒涼貧病困頓而死。其子體乾至淪為乞丐，凍斃於天津市內一燒餅店爐前。近滇省耆宿張維翰先生亦所言如是。

李海雲疏財仗義

當同盟會成立在香港活動初期，成立香港南方支部，由胡展堂主持。李煜堂，楊西巖、潘達微、余斌臣、李海雲等均為支部中堅人物，所謂卅人團者是也。李楊在港經營羊城保險公司。李海雲則設一「遠同源金山莊」。海雲台山冲藎區西坑鄉人，先世書香，自束髮受書即醉心反清復明革命思想，當洪門三合會在四邑最狂熱時期，海雲即前身組織，結交豪俠之士。自來港經商，乃決心參加革命行列，其磊落胸懷，疏財仗義風度，深為同志所敬重。而展堂對之更為親切，委之為南方支部庶務，參加核心工作，視為助手。

民元前二年，由倪映典指揮廣州新軍起義，為南方支部所策動，李海雲負責籌募軍餉事宜，當時以軍費不能放發，新軍難以發動，情況頗急，海雲毅然將其「遠同源金山莊」所有現款約二萬餘元，獻出作為軍費，以救燃眉，乃將該款即日攜赴廣州分別放發，以便倪映典依期舉義，李海雲之忠心赤胆，可以概見。迨新軍起義一事失敗，倪映典亦殉節，海雲逃回香港，時正十二月中旬，已近歲暮年關，與遠同源金山莊來往之鄉親，需要取款過年，知其已報効革命費用而破產，債主臨門，迫得將經營多年之遠同源宣告結束，從此追隨胡展堂專心黨務。

辛亥成功展堂督粵，海雲在督府任庶務，並為胡氏管理私人內務，展堂以其傾財紓難，信任甚篤。北伐後，歷薦其任廣東禁煙督辦。南海、

台山等縣縣長。胡氏去世，海雲感於知音已渺，亦不再入仕途矣。

林狀元因堪與奪魁

吳川林召棠，為吾粵三狀元之一。道光年間以廷試第一，大魁天下，授翰林院編撰。一度主甘肅鄉試，嗣後即乞休歸鄉，寂然無聞。緣自主甘肅試後，忌於權相，為求保身免禍，不得不致仕回里。

相傳召棠之得以大魁，實由其祖父葬於佳穴所蔭，而此牛眠地本非林家所有，乃巧取詐騙而得，吳川父老言：召棠祖父在一富室為西席，富室在麻皮嶺有一墓地，堪與家認為風水大佳，葬者其後必昌，惟富室此山地絕無轉讓他人可能。召棠祖父亦精青囊之術，相地果為佳穴，誓以智取。一日謂其子曰：子年高且夕當死，莫若在富室自斃，則人命關天，以此要脅，請其贈地葬予，此計必售。後召棠祖父果在富室自經，富室惶恐，就商於其子，請免訴官，召棠之父曰：免報官府，念在交誼，亦無不可，惟子家貧無地埋葬，如能以麻皮嶺山地見贖，用以葬父，則幸甚矣。富室立允，書券相贈，其後召棠果摘高科。然其後官運不通，寥寂以歿，亦無遺著傳世，與番禺狀元莊有恭相比，政績文章，相去遠甚。或亦其祖所得佳穴，有類詐取，得之非義，故昌而不顯耶。

陳蘭甫詞翰斐聲

香港崇文書店近年出版廣東文獻專輯多種，

「陳東塾先生詩詞」一冊為其中之一。內輯錄遺詩一卷，續補一卷，憶江南館詞一卷，集外詞一卷，續補一卷，東塾之詩詞，燦然具備，可稱全本。

蘭甫吾粵大儒，一代經師，然其文藝詩詞，亦卓然大家。詩作溫厚蘊藉，得風人之旨。程恩澤謂近人詩多困臥，此能於紙上躍起者，蓋謂東塾與同光時期詩人大異其趣也。憶江南館詞，風格直追玉田，長調小令，並皆佳妙。朱疆村題名家詞集，於憶江南館詞有「若論經儒長短句，巍然高館憶江南，卓有雅音涵」之譽。

蘭甫少年時喜為詩詞，自言：十五六歲儻好為詩，立志為詩人。稍長，知有經史之學，雖好之，不如好詩也。二十四歲時會試不第，南歸，與梁國珍同行，常與談詩，國珍勸勿作，遂止，以專心經史，讀書益多，所涉學問範圍愈廣。楊榮緒嘗規先生曰：東坡所謂「多好竟無成，不精要用夥」，君之謂也。先生乃稍減損，而竟將少所喜好之詩作亦廢棄。二十四歲後，興到為詩者，一年不過數首，或竟然終年無一吟，偶有應酬之作，皆不愜意，故並不存稿，以先生不自珍惜其詩，生平無手定稿，門人汪兆鏞輯古今體詩凡二百四十餘首，其曾孫陳之邁大使亦續補輯古今體詩十數首。

至其所為詞，晚年曾自刪定，但遺命後人不必付梓，但云海內外有選詞者付選刻數首足矣。「憶江南館」為先生齋名，用寄思念故鄉之意，蓋先生上世原籍為浙江紹興，故為上元人，其祖尚志公遷廣東，遂占籍番禺，憶江南者，以念故鄉

也。道光廿四年，先生會試下第歸粵，謁阮文達公於揚州，請題齋名「憶江南館」四字，阮文達時年八十一，先生纔三十五耳。自是先生遂心經學，不復爲詞，偶或爲之，亦歲得一二闕而已。

先生詩集，感舊懷人諸作，率多流露性情之作，如題陳古樵學海堂重開對酒圖云：「劫火焚書似祖龍。秋天破屋又顛風。定知俎豆馨香在，不遣丹青戶牖空。新竹喜看千個活，故人難得一樽同。酒邊欲乞河東葦，署我川堂種樹翁」。精舍看梅贈汪華伯：「歲晚遇精舍，到門如到家。天留媿老地，山有後開花。微醉訝多暖，獨吟忘日斜，恰逢詩弟子，相對一甌茶」。歸道山前數月，友人招看荷花，尙成一首：「南園人在荷花死，但有浮萍無綠水，老夫手種藕如船，歎息榮衰一彈指。忽聞城北有荷花，花在輞川摩詰家。臨水虛亭縛青鷗，浮香曲岸舖紅霞，好好花友都難得，但恨城南隔城北，我欲看花日來，竟須身有雙飛翼」。此詩爲先生最後之作矣。

先生詞之傑出者有如下數闕：

(臺城路) 尋呼鸞道故址不得。「短筇粵秀山前路，烟嵐半遮林杪，往日離宮，幾回清蹕。問有何人憑弔！青鸞信杳，漫贏得疏林數聲啼鳥。石徑寒山，參差不辨舊馳道。當年玉龍井畔，翠華堪想像千騎禁，寶馬香車，霓旌羽蓋，仙子樊胡迎到。紅雲散了，欺朝漢高台，共埋秋草。只贖黃昏，佛樓燈影小」。

(點絳脣) 題畫送沈偉士之高州

「一葉輕帆，送君去也重回首。幾絲烟柳，

搖得斜陽瘦。窗影苔痕，簫譜闌珊後。重陽又。登高時候，負了黃花酒。」

(如夢令) 春日對雲館作

「亭畔碧桃花樹，一日繞花千度。幾日不曾來，換了滿階紅雨，歸去，歸去，去向百花中住」。

「望漢月」舟夜聞笛

「日暮碧雲千里，柳外孤篷纔繫。一聲長笛是誰家，定在小紅樓裏」。

### 番禺名園餘蔭山房

與順德清暉園齊名之番禺餘蔭山房，爲清末吾粵之兩大名園，足與江浙之拙政園留園相媲美。清暉園已見前述，餘蔭山房則建自清同治年間，爲番禺鄔燕夫所築，位在南山鄉。該庭園佔地較清暉園爲廣。在鄔氏祖祠前之左，正門刻石額曰「餘蔭山房」。南山鄉姓氏複雜，大小將及二十姓，相傳前多隸軍籍。鄔氏人口不多而豐於財，庭園內別有天地。除正座之山房外，有亭台樓閣，水榭、八角水池、九曲拱橋、孔雀亭、來薰亭、深柳堂、臨池別館、游廊等，其樓閣門屏均爲紫檀木精工雕刻，園林藝術與建築風格，均具中國傳統優秀特色。

### 街勇更練與自衛商團

廣東民間治安防範，每在鄉鎮街坊，設有街勇、更練、民團、商團等。以資守望相助，巡察地方，防範宵小盜竊。曩日廣州未拆馬路時，每一街巷均有開門。拆馬路後，亦多仍保存開門者，

如西關十八甫一帶，晚間十時前後就關閉開門，居民出入，必須伸手拉開開門鐵鍊，將門打開；午夜以後，則開門上鎖，外面歸人不能開啓，只能叫街勇開鎖，始能入內。每一街坊均僱有街勇，負責開門開關，以此，歹徒無法混跡施技，後來街勇改爲更練，更練兼顧日夜治安，負報更

巡邏之責，晚間每兩小時爲一更，人們聽更，便可知時。更練打更必有更樓，「起更」時先擊鼓無數，七時起「頭更」以後，便接續按時打至五更，五更約在卯時清晨五時左右。更練復在更樓擊鼓無數，名爲「散更」。其間，一更即擊鼓一下，二更擊兩下，三四更類推。更練打更報時與巡夜之區域並不很廣，管轄區不過兩三條橫街小巷，如有事故，聞聲即至。民國初年以後，政府設立警察局，街坊之更練，已由警察替代，更兼更練多老弱或「道友」之輩，便逐漸淘汰。但在西關一帶富庶之區，錢莊、金舖、首飾店，鑒於地方上流氓和不法分子還未絕迹，警察管轄範圍既廣，人數又不多，防範未能周密，商人爲自衛計，每雇用精壯大漢作自衛，治安當局亦訂立領用自衛槍枝執照條例，准予自衛團隊持槍，以後發展爲商團，民國十三年間商團陳廉伯之叛，還幾乎鬧出大亂子呢。

### 肥老謝英伯嚴博球

謝英伯與嚴博球，粵人皆知爲二大胖子。廣東謂胖子爲肥老，謝嚴兩肥公體重逾三百公斤，大肥老之名傳之永久。嚴博球較謝爲後輩，歷任縣長，著政聲，每出巡，乘轎以八伙相扛，自謂行

路時亦可入睡。抗戰時任博羅縣縣長，縣陷敵，轉入地下游擊，以體癯肥，兵敗被追，為日兵所戕。謝則為革命前輩，其生平軼事流傳，可資笑談。傅英伯於革命初年，任香港東方報記者，挈眷同居，一夕，有印警過門，聞屋內吼聲如雷，以為有人打架，敲門查詢，英伯婦告以：此為拙夫鼾聲，屋內并無他人，印警去後，鼾聲更大，幾撼門窗，印警去而復來，再查究竟，頗不置信，經婦再三解釋，開門延入，視之果一大肥公伏枕雷吼，呼吸起伏如巨浪，始莞然而去。英伯自港赴壇香山就自由新報聘，在船上，一次登廁，在馬桶上酣睡，多時不醒，西人乘客以廁門久閉，屢呼不應，乃令侍役啓之，侍役聞鼾聲咻咻，知有人在廁，狂敲廁門，而英伯久之始惶惶醒眼而出，乘客咸為捧腹云。

### 黃世仲「洪秀全演義」

予童年喜閱說部，某年暑期赴吾叔鄉間別墅避暑，叔喜藏書鄴架所藏，琳瑯滿目，於底層書堆中搜得說部一種，曰「洪秀全演義」繪圖石印本，印行於香港，煌煌巨帙，約二三十萬言，窮一日夜之力閱畢全書，著者署名黃世仲，內容於太平天國事歷歷敘述，對民族思想發揮至強。當時不知撰者何人，想亦為清末期間宣傳革命之作品。及長嘗留心黃世仲其人，知為革命黨人，且為吾鄉先賢。

馮自由所著「革命逸史」中有提及黃世仲者，所述至詳，茲摘錄以實吾篇。  
黃世仲，字小配，別號禹山世次郎，讀書過

目成誦，弱冠後，以鄉居不得志，偕兄伯耀遠赴南洋謀生，初至吉隆坡，充某賭館記賬，華僑各界以其能文，多禮重之。閩人邱菽園為巨商，創辦天南新報於星洲，鼓吹維新思想風動一時，世仲於工餘，常投稿發抒己見，或寫小品文字，輒被錄刊，文名由此漸顯。未幾尤列創設中和堂於南洋英屬各埠，工商界加盟者衆，世仲昆仲皆與焉，中和堂者即中興會之別派，揭發革命排滿，懸掛青天白日旗。一九〇二年世仲歸國赴港，經尤列之介，任中國日報記者，時鄭貫公另辦世界公益報，聘世仲為主筆，其後貫公發刊廣東報及有所謂報，世仲皆與共事，一九〇五年潘達微組織時事畫報，世仲為撰說部曰「廿載繁華夢」至為吸引讀者，畫書中演述當時富紳周某宦途及其家庭情形，繪影繪聲，引人入勝。在清季末年所出版之社會黑幕小說中，「廿載繁華夢」為其中傑構。嗣此世仲以撰小說馳名，亦以此文藝體裁，較政論收效為大，遂自創辦一小報曰少年報，在報上陸續連刊「洪秀全演義」長篇，仿三國演義章回體，後少年報以經費停辦，洪秀全演義則由中國時報輯為單行本發行，一時風行海外，南洋各地僑胞，幾於家喻戶曉，人手一編。

章太炎曾為洪秀全演義寫一序弁首，有：「近時有蒐集故事，為太平天國戰史者，文辭駁驟，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，然非里巷細人所識，夫國家種族之事，聞者愈多，則興起者愈廣，諸葛武侯岳鄂王事，收猪奴皆知之，正賴演義之宣昭令聞，次郎為此，其遺事既得之故老，文亦通俗……」云云，惜此書已絕版多時坊間無復有重付

剞劂者，誠憾事也。

### 「佛山孝子」「阿坤買水」

吾粵有佛山孝子之謬，邇日青年多不知其故，外省人更莫明究竟，呂茵兄言在程天放先生「使德回憶錄」中即有一段紀述：云一次在席上，別人向他講了一句形容有些人惺惺作態的俏皮話——佛山孝子。當年程先生莫明所指，後經對方解釋，謂廣東南海佛山鎮的人，父母死後出殯，做孝子者必須號啕大哭，始能稱孝，但有些孝子實在流不了許多眼淚，因此僱用別人作孝子，一路大哭，僱用的孝子，儘管淚如泉湧，但那是將水藏在孝帽上，讓它流下來的，不知就裏的人，還以為那位假孝子真是了不起的孝子。

呂君為佛山鎮人，因此曾親睹那些以做假孝子為專業的人。大多三四十歲年紀，皮黃骨瘦，但技有師承，首須練好一副喪嗓子，然後啼哭唱啞，鼻孔還要掛上一串兩三寸長亮晶晶的鼻涕。喪家自然都是豪門富戶，如屬人丁稀少，後昆零落，為要炫耀生榮死哀，就要找到這門行業，僱請假扮孝子，披麻戴孝在孝幃內充場面，出殯之日，沿途號哭，製造哀榮。這種行業，其中也有高手，冒充得十分逼真假戲真做的，據說清末有一名叫「阿坤」者，即為個中好手，成為職業孝子中之明星，生意興隆，接應不暇，即廣州大城喪家，亦遠道慕名僱聘，因此粵諺又流行一嘲笑別人矯扭造作的俏皮話「阿坤買水」。無論佛山孝子，阿坤買水，均指人作偽假情之謂。

### 徐信符與南州書樓

徐信符名紹棠，番禺籍。與朱執信爲葭莩親，其堂兄紹楨(因卿)曾任第一任江蘇都督，廣東省長，而信符先生賦性恬淡，無意干祿，終其身教育英才，歷任廣雅、廣府中學文史教席，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教授。

生平嗜書成癖，搜購舊本，不遺餘力。束脩所得，傾囊盡購不吝。辛亥反正時，粵省顯宦豪紳巨賈，多避地港澳，各大家藏書，散落市廛，其中每多孤本善本，先生每多方搜購，冊籍既多，顏其樓曰南州書樓。時南海伍家潘家孔家，均粵中藏家，不少善本及粵省文獻著作，泰半入南州書樓，其保存粵省文獻之功不可沒。

先生又搜羅學海堂廣雅書院所雕刻羣書版本，重加刊印，民十二年，呈請主管官廳，自行獨立籌款，成立廣雅雕板片印行所，將清末時，存於西湖街惠濟東倉之雕板版片十數萬片悉心整理，排比印行，共得一百五十餘種，分釘五百六十二冊，名曰廣雅叢書。至其他嶺南叢書，海山仙館等家刻精本，亦再付剞劂，所刊各書，無果數百種。粵刻之書，得以流傳各省，亦先生之功也。

抗戰時，先生爲保存卷籍，將南州書樓一部份最珍貴書本分裝百餘箱，遷移港澳兩地。在港存於平山圖書館，在澳則賃屋儲藏，舉凡吾粵先賢著述，多搬運遷移，先生往來港澳間，倍形忙碌。其後日敵攻陷香港，書籍雖略有散失，但大半幸獲保存。

汪偽政權成立，粵省建立廣東大學，省方派人羅聘在港名流宿學，回穗任教，即陳述叔亦以

生活困難返粵任教，先生爲該校屢邀聘而堅決拒絕，寧窮愁居港，坐擁書城度日，其高風亮節誠有足多者。

光復後先生已老年，體弱悉辭各中學教席，專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，廣東省圖書館長杜定友聘其兼任該館顧問，關於圖書館與革事項及圖籍整理工作，獻替良多。筆者抗戰勝利回穗任教育工作，曾兩次拜謁師門，因筆者肄業廣府中學時，信符先生授予歷史課，廣府中學同學會聚會時，信符師亦曾蒞臨參加，民三十七年，先生在港逝世，南州書樓卷籍，多歸港平山圖書館。先生以一寒儒，平生致力教學及藏書出版事業，淡薄名利，士林共佩。其南州書樓藏書，最盛時期達六百餘萬冊，視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樓且倍蓰之，而保存鄉邦文獻，宏揚文化，亦可謂難能可貴者矣。

### 梁啓超秘密戀史

梁啓超少年時才氣縱橫，風度翩翩，中學後，學使貴州人李端棻愛其才，以妹妻之，端棻妹貌僅中姿，而性嗜嚼檳榔，染齒脣如血；然啓超亦安之。據傳當其入京會試前，曾與同門扶孺下休咎，此仙批示二詩。其一云：「蛾眉詠詠古來悲。雁殢衡沙遠別離。三字冤沉名士獄，千秋淚灑黨人碑。阮生負痛窮途哭，屈子猶懷故國思。芳草幽閑怨搖落，不堪重讀楚騷辭。」其二云：「黃鶴焚琴事可哀，那堪回首望蒿萊，一篇鷓鴣才應盡，五字河梁氣暗摧。絕域不逢蘇武駕，悲歌愁上李陵台，男兒一死何當惜，撫劍縱橫志未灰。」此二詩若預示戊戌政變情況，想出自好事者杜撰。

其年，啓超由日本赴壇香山作保皇宣傳活動，日演講於外人社團及僑社，有女教師何惠珍精於西文，爲作舌人，啓超賞識其才華，何女士亦對啓超傾佩，彼此漸生情愫，惟使君有婦，在壇島居半載，始終能以禮自持。啓超以外間蜚言日多，賦言若干首刊之清議報以辯白，其中有云：「一夫一妻世界會。我與瀏陽實創之。尊重公權割私愛，先將身作後人師。」「人去住兩無期，啼鴉年芳每自疑。多少壯懷殊未了，又添遺恨到娥眉。」「含情慷慨別嬋娟，江上芙蓉各自憐，別有法門彌缺憾，杜陵兄妹亦因緣。」後何惠珍以獨身終。

最熱門的題材。最熱門的影片

人質搶救 戰鬥拼死 進攻閃電 天降神兵

龍飛空中

玉 娜 蘇 珊 柯 本 詹 姆 斯 哈 利 安 德 斯 (領銜主演)

弗 謹 亞 斯 查 理 羅 勃 柯 柏